

刘道平诗三首

崇明岛观海

近看拂波远看平，
长天卧听浪花声。
海风拂面银丝乱，
岂碍诗心游子情！

散步

绿摇孤鸟啼，
一望暮烟稀。
取直才圆梦，
拐弯又遇歧。
脚鞋大小，
云辨月高低。
莫道幽闲早，
山花满杏篱。

又上青城

足濯清流山半腰，
碧藏仙暑鹤如潮。
纵然身在群峰立，
犹问珠峰几许高。

杨吉成诗三首

暑天游宽窄巷子留吟

炎夏空闲观旧识，
热门前路盼新知。
乐天知命珍奇遇，
鹤趣童心纪应时。
忆昔公余频造访，
目今私会逗幽思。
心随物意身从众，
旅痕行迹是归期。

夜雨

浊混气未收，
夜雨真清洗。
心静少蒙尘，
思宽多吃米。

三道堰古镇赏心

街头古堰赏花朝，
重碧春江踏石桥，
柳色三分堪悦目，
清流浮景更逍遥。

茶山行(组诗)

——写在雅安苗溪大坪山茶场

□龙郁(成都)

世界，早安

黎明，推开窗
向世界，道一声：早安
其实，我只是对着
刚刚绽苞的一枚小小嫩芽呢喃
佛主说：一叶一菩提
而环宇因为太广大而太缥缈空洞
我的眸光只能聚焦一点

现在，我就在叶尖漫步
介于迷路和流连忘返……

茶山寻根

我本茶叶世家
父亲，曾伺弄了茶叶一辈子
但对茶道我一窍不通
更不认识陆羽……

访茶场算是寻根吧
引出了一段历史
听说，有文豪曾在这儿滞留
并非研习学问……
而人们关心的只是茶叶的嫩芽
没有人在乎树的根系

我在茶园中荡漾
在茶垄中，寻找前人的足迹
茶有根，文化也有根呀
二者已合而为一
然而，今天我一点也品不出茶香
心底只泛起一个“苦”字

催眠

不是春风邀杨柳共舞
非流水携落花私奔
有佳人约我共赴大坪山苗溪茶园
能不想入非非——
可同行的，除了一些影子外
更兼风雨雨……

而隐在云雾中的茶山
已迫不及待开屏
这就让我，不得不施展催眠术
让茶姐在烘锅中进入梦境
待我回到栖居的书房
再将沉睡的诗情一一唤醒

父亲的打杵子

□杜阳林(成都)

较大较重的物品，比如捆扎背负玉米杆、麦草稻草、柴禾或者背箱柜。一根长长的指头粗的麻绳系在中间，没有背东西时，拉上去盘绕在背架子的顶端。背这么沉重的东西翻山越岭，中途不敢随便歇脚，如果偷懒歇一歇，待到要起身时，没有人拉你一把，你连站都站不起来。于是聪明的山里人，发明了“打杵子”。打杵子是一种木头做的类似拐杖的东西，呈T字形，背东西时，抱在怀里或提在手中，它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村民在用夹背或背架子背运货物、沿着崎岖山路爬行时，打杵子可以当拐杖使用，这对背负重物的人来说，等于多了一条腿，多了一个保持平衡的支点；另一个作用，和它的造型有关——打杵子形似拐杖，但“横木”比拐杖的“握手横木”要长许多。当背负重物的人行走得疲惫，需要停下来歇歇脚时，他们不必将背负的货物放在地上，就把打杵子支到背架子下面，这样便可以让双肩得到缓解，人也可以得到喘息。休息好了，不必别人帮忙，又能继续前行。

父亲走了，走上了一条永不归家的路。他留下的打杵子，静静地靠在墙角，我有时走过去，会偷偷摸一摸。这是被父亲用旧的打杵子，拂去灰尘，木纹泛起了一层釉光，仿佛父亲长着老茧的手刚刚才握过它，上面还留有余温。我经常摸一摸，再摸一摸，我现在才明白，当初摸的，其实是一直说不清楚的一种念想。

四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心事呢？对于一个生于贫寒之家的孩子来说，人生苦难的一课，从我四岁就正式拉开了序幕。父亲葬礼上，我懵懵懂懂，甚至不记

得自己在弟弟摔得满脸是泥后，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不记得这些细枝末节，只记得我在对死亡毫无概念时，已经这么近这么近地被迫接受了死亡。父亲再也回不来了，屋里不再传来父亲一声接一声的咳嗽，再也听不到他越来越沉重的脚步声，至于他留下的打杵子，那上面压根不会有什么余温。当我慢慢接受这个事实时，我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再看打杵子，我刻意扭过脸，不想去看它，仿佛它是一件不祥之物，值得我再三赌气。

时光如水，缓缓又流过几年，我从一个四岁孩童，渐渐长成一个肤色黝黑的小学生。家里劳力少，姐姐们相继出嫁，唯一的哥哥又在外面学手艺，母亲一个人做不完田间地里这么多农活，还没长到大人筋骨高的小学生，也得分担重活。第一次挑粪，面对那么深那么大的粪桶，我脑子嗡的一声，眼前金星炸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农家子弟，就算是小学生，也不能成为懒汉，何况我家这种境况！

别的壮汉，两边肩膀互换着挑。我人小个矮，左肩承不了力，刚将扁担放在左肩，粪桶一歪，差点“折腰”，和泥巴地来个亲密接触，我只能用右肩挑粪。一直用右肩，沉甸甸的粪桶像两吨铁，将扁担狠狠往下压，往下压，直压到我肉里去。疼痛是一跳一跳袭上右肩的，每走一步，都像有恶毒的监工，手握钢鞭，冲着我的右肩，一鞭紧接一鞭地抽打。汗水铺天盖地而来，从头皮渗出，从额头渗出，一粒一粒聚成黄豆大，往下速速滑落。随着汗水流下的，还有泪水。我跟在一群挑粪的壮汉中间，我们排成一行走路，没人看到我脸上纵横的泪

水，我哭得无声无息，哭得沉沉默默。疼痛和重担，砍削着一个孩子尚未发育成长的身体，却砍削出他越来越坚强不屈的心志。

晚上，终于能上床睡觉了。我发现一个大问题：衣服脱不下来了。我蛮劲去撕扯，带起了一块粘连的皮肉，肩膀顿时血肉模糊，疼得我呲牙咧嘴。我扭头，泪光闪闪地看着自己红肿流血的右肩，和皮肉完好的左肩相比，一个像是饱经折磨的乞儿，一个像是高高在上的王子。在我身体之上，竟奇妙地出现了这样两重天地！蘸了一点唾沫在指头上，我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的右肩，疼痛如同火焰灼烧。压着“王子左肩”睡下，半夜不小心翻个身，扯着伤处，疼痛如惊雷将我唤醒，满头冷汗地从梦中醒来，窗外几颗寒星，还未鸡鸣。我深吸鼻子，又再度躺下，等待这忽然触碰到伤口的疼痛，能如潮水般稍稍消退。

第二天挑粪，我特意带上了父亲的打杵子。按理说，这并不是“黄金组合”，是我率先发明的“配套使用”，但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古希腊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说过：“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那时我还未与这句伟大的话谋面，不晓得阿基米德是何方神圣，但我也需要一个“支点”，否则今天这粪桶都休想担得起来。我用打杵子当拐杖，将满满两桶粪肥，压上了血肉模糊的右肩。疼痛变本加厉而来，比昨日更为强烈和尖锐，但神奇的是，我内心一下子安定下来，仿佛幼时臆想的，打杵子上父亲手掌的余温，它真实地存在着，不但存在，还传递给儿子悠长而干钧的力量。

音乐相随

□许永强(成都)

有音乐的日子，就像阳光在心底开满了春天的艳丽，人常常被一种幸福透明，浮游其中，可以感到，一切美妙的灵动都闪烁在你的生命里。

……感谢音乐，那些纷纷扬扬、摄魂夺魄、历久弥新的音符，被艺术家用心灵、用激情溶解之后，注入了我的血液，日子因此而明朗，而恬静，而美丽。

在音乐中思考，想象如田园牧歌般悠远，并与某种闲适的古典情韵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弥漫于空间那种久远的况味；在音乐中思友，梦中的身影和淡淡的惆怅就会被拉得很很长，为之牵挂的，是久久不能忘怀的剪帖；在音乐中读书，思想的河流便顺畅地流淌，注入心田的是歌乐的恣肆和忧愉的微响；在音乐中写作，心像一对凌空的翅膀，在海阔天空寻觅灵感，文字就会变成连绵不尽的慰藉……

音乐负载着一切，生命因之成长、丰富。少年时，第一次听到钢琴曲《少女的祈祷》，稚嫩的心被深深地震撼，那熔铸了少女无限遐思和款款深情的旋律，简直就是无数个舞着金色魔棒的小精灵，她们用魔棒撩起了罩着我浅浅羞涩和隐隐渴望的心幕，让我的心在浅吟低唱中欲哭不能、欲诉无声。青年时，最让我痴迷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草桥结拜的欢快舒畅，十八相送的缠绵徘徊，英台抗婚的哀婉决绝，坟前哭哭的悲伤怨情，双双化蝶的轻盈和谐……那段惊世骇俗、感动地爱的爱情，经过作曲家的演绎，让许多不懂音乐的人为之感慨，为之赞叹。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它所带来的无边优美、无尽情怀里感怀，好多个夜晚，都有两只美艳、凄绝、执着的蝴蝶在梦中翩然起舞。



齐鸿摄

通锦桥

“寻找最美家乡河湖”获奖征文

家乡那条小河

□刘安龙(自贡)



富顺龙江

那块地最先是无偿给了老三一家耕种。那时，老三有时进城办事，经常给我们带上一口袋大米、几斤黄豆，或者一兜红薯什么的。后来，村上引进一个老板流转土地搞甜橙产业，把母亲那块地也流转进去了。老三有时在电话里抱怨说，这个老板处于创业初期，村民的流转费经常拖欠。我在电话里劝老三，我们从来就没有指望那块地有什么收益，人家出来搞事业也不容易，欠着就欠着吧，只要地在就行。

签字？你是说那块地又有什么变化吗？我在电话这头没搞明白。

是啊！又要变化了。这次是回租给国家。

回租给国家？我彻底搞明白了。

难道要在简溪河边搞房地产开发？不是修房子，是种草植树！到河边一百米以内的房屋全部搬迁，彻底斩断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全部种草植树，国家每年给农户补助。老三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要签字，还要到银行开户，便于往卡里打钱。

这回我弄明白了。

这是一件大好事啊！早就该这么干啦！我也兴奋地大叫大喊起来。近两年来的河长制，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上半年我回老家，老三说他也是一个小河长，全村3.2公里的简溪河段由他负责。

朋友们还在喝酒聊天。正是秋天大自然最美的时候，晚霞铺在沱江河面上，鲜红的颜色，像浓浓的火，不声不响地缓缓流动，荡起细碎的波浪。

我的简溪河呢？我儿时的乐园呢？我仿佛看见她静静地躺在春天的原野上，似一位朴实的村姑，不施粉黛，却让人心生爱意，装点她的是农舍、竹丛、刚刚长出嫩叶的杨树以及漫山金黄的油菜花。她静如处子，波澜不兴。如黛的远山和两岸的竹丛好像从河底长出，修长苗条的杨树在河中挺拔笔直，让人不忍心扔下哪怕是一颗小小的石粒。

我想，作为三十多万人饮用水源的注入水域，我的简溪河不应该只是人类赖以生存之地，她也应该是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其他生物的栖息之所，河里还应该要有白鹭、绿头鸭、红嘴鸥什么的。人与多种生物共用一水，相互依存，互相关照，既文明又安全。

政府的举措，让本已日渐清澈的简溪河将更加美好。简溪河上肥鱼欢跳、百鸟翩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离我们不远了。

(作者单位：《富顺宣传》杂志社。作品获二等奖。)